



张波

“2009《交响魅影》
莎拉·布莱曼中国巡
演”南京站主办方老总

400万引进“月光女神”

张波称自己是个商人,有自己的印刷工厂,还做医疗方面的生意,但蓄着过肩发、身穿牛仔外套、足蹬大头鞋的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商人的气息,反倒像个唱摇滚的艺术青年,有些腼腆,也不愿过多谈及自己。说起400万引进“月光女神”莎拉·布莱曼,他说,纯粹因为喜欢,“我是个‘莎迷’,很喜欢她的《斯卡布罗集市》”。

莎拉·布莱曼是第一位同时登上跨国流行、古典和跨界音乐最高地位的女性,她来南京演出,是南京商业演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。

对南京观众而言,有机会在家门口聆听莎拉·布莱曼的天籁之声是桩幸运的事。而对张波来说,这样的“幸运”在带给他声誉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

400万果断接盘

其实,按照莎拉·布莱曼的原计划,中国巡演只设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站,后来,南京成为莎拉中国行的第二站,“是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她,也跟我们的果断出手分不开。”张波说。

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球的演出行业,不少明星都愿意降价进行商演。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,莎拉·布莱曼的身价不降反升,身价已经达到400万元一场,而且毫无商量的余地。400万对一般演出商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,这还不包括落地接待、场馆租用、安保等开销。张波透露,莎拉·布莱曼此次来宁将入住金陵酒店皇冠酒店市价1万多的总统套房。演出当天,为了保证她的人身安全,主办方请了200多位安保人员维持秩序。另外换场馆也费了一番周折。起初想选在相对小一点的五台山体育馆,因为地处市中心,交通相对比较方便。然而根据莎拉方面的要求,其主舞台尺寸为20.7米宽、16.7米深,另外还有一个4米宽的延伸台,组成一个巨大的T形台。对于国内一般只能容纳几千人的体育馆来说,这个舞台基本就把内场给占据了,内场票就没法卖了。经过反复沟通,莎拉方面才同意将中国巡演的16米多深的舞台缩短到统一的11米深。但这还是太大了!不得已,演出商只能扩大成本,选择场地更为宽松,但费用也相对更高的奥体中心体育馆。这样一来,成本又增加了不少。400万,是打不住的。

时间,还是时间
时间,对张波来说是件要命的事情。通常来说,筹备一场演唱会平均需要3个月,但这次,给张波的只有40天——他是在2月10日才接到莎拉将进行中国巡演的消息,而3月25日就要开演,从这点

来看,张波是个“不计后果”的人。

谁都知道办演唱会是件多么费神的事,从接洽、开票、报批、前期宣传到场地选择、舞台布置、灯光布景、接待……桩桩都需考虑周详。

没有时间,意味着他们游说赞助商的时间有限,尽管很多企业对这个项目表示出浓厚的兴趣,但对正规的大型企业来说也需要时间考量和报批,时间不等人,也就意味着很多赞助商会错过加盟的机会,而这对投资人来说,就意味着更多的风险。

南京有很多有实力、有经验的演出商开始对这场演出表示出浓厚的兴趣,但权衡再三,还是没这个信心接盘,其中一位分析道:“原因有三:刚过完春节,青黄不接,市场没有酝酿好;3月25日不是周末,演出时间不佳;这是‘金字塔尖’的演出,票价高,受众窄,担心没市场。”

对此,张波说,他并没有抱着赚钱的态度去做这件事。这是他第一次涉足商演这个领域,而第一次就要承办如此大规模的演出,第一次就要接待最大腕的明星,这是一次挑战。事前很多朋友都劝他放弃,因为经济大环境不乐观,时间又如此仓促,“但如果这次错过了,很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,莎拉或许再也不会到南京来”,对莎拉的痴迷让张波一意孤行。

他想干一件不同寻常的事,做一次不同常规的演出,这种感觉是那么地强烈。

做好亏本的准备

奥体中心体育馆有6000个座位。照此测算,700元/位的平均价位才能使这次商业演出的投资持平。

南京人能接受这样的高票价吗?张波介绍,这次票价分为9档,从280元到1880元不等,票价的细分让不同人群有了选择的余地。让他始料未及的是,南京人看中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他们很想一睹月光女神的风采。目前,6000张票已经预售出三分之二。

“学生、白领、成功的中年人甚至还有老年人。”莎拉·布莱曼的魅力俘获了各年龄段的观众。其中,最为乐观的还是团体票务,“很多大型企业来订票,作为礼品送人。”

“都说南京是‘票房毒药’,但从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,高端演出还是受到大众欢迎的。南京的演艺市场十分需要世界重量级的演出,刺激市场发展,提升城市品位。”但张波清楚,这是一把双刃剑,由于演出成本不断超出预算,后果极有可能是血本无归。大馅饼的后面,也许是个大陷阱!

“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,即使是陷阱,我也心甘情愿往下跳。”

快报记者 陈曦



莎拉·布莱曼

Symphony Tour

延伸 南京,票房的毒还没解

据粗略统计,去年南京大大小小的商业演出不下百场。表面上看,大多演出上座率、社会影响等指标飘红。大唐亚太国际演出公司总经理杨铭说,“从演出频率、观众人次来看,南京已经成为继北京、上海之后的第三大演出市场。”但最终受益呢?东方盛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老总凌小晋一语道破:“还是赔钱赚吆喝。”

以去年最叫座的周杰伦南京演唱会为例,演出班底报酬200万元,加上各种费用,演出总支出约400万元左右。最后,票房收入加上各项赞助,这场演出才刚刚平过。“在南京,95%的演出如果没有赞助都要亏。”凌小晋说,仅靠票房,市场风险太大。“真正赚钱的项目少之又少,不到30%。”

演出市场既然不赚钱,为何还有如此多的民营演出经纪公司争相介入?“真正原因是,很多演出背后都有一个实力雄厚的赞助商买单。”诸如电信、银行业等单位为开展回报客户活动,每年大约有上百万元经费。赞助成了商演的救命稻草也成了票房毒药:赞助越多票房越差。歌迷不会用血汗钱去买会暴跌的票,只要不十分紧俏,很多人都会到开场去买“倒跌跟斗”的票。

而让民营演出公司老板最头疼的问题则出奇地一致——赠票。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有

规定:文化主管部门、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演出举办单位、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索取演出门票。但几乎所有的演出商都心甘情愿地赠送这个票,“人家(相关管理部门)都是很配合的,送票是在还人情啊。”一场演出的利润往往就这样赔没了。

据记者了解,像上海公安部门对赠票有硬性控制,在体育场的演出赠票只能有50张。于是,上海人买票看演出的习惯已维持了很多年。而北京也明令禁止保安部门拿门票。

“除了硬性规定外,南京人更应该培养掏钱买票的习惯。”一位资深演出商呼吁。“花钱买票的是孙子,不花钱有票的是老子。”在南京人的观念中花钱买票没面子。

赠票风盛行不仅让民营演出商们头疼,腰杆硬些的国营剧团在它面前也不得不服软。江苏省话剧团近日推出的《八美千娇》是一出经典戏剧,剧团这次下定决心杜绝赠票,只采用零售的方式向市民售票,好剧、好班底加上低票价,结果能容纳600人的剧场总共只有50名观众。一场“零赠票的实验话剧”一举击破了演出市场繁荣的假象。

“商演应该交给市场、票房,让商演更像商演。”演出商们明白这个道理,却又很无奈。快报记者 陈曦

连线 莎拉·布莱曼接受快报专访 想品尝南京小吃

在西班牙,她被称为“歌剧天使”;在德国,她被称为“舞台剧歌后”;在日本,她被称为“超人气歌星”;在中国,奥运会开幕式之后,她的名字家喻户晓。

她是莎拉·布莱曼。今年,她将再次登陆中国,因为她已把中国列为她最新的Symphony Tour全球巡演的重要一站。目前正在紧张备战3月25日晚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的演出。忙碌之余,她通过E-mail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南京独自演绎《我和你》

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曲《我和你》,让“月光女神”莎拉·布莱曼与中国乐迷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。很多人说《我和你》不太像一首典型的奥运会主题曲,莎拉·布莱曼也很坦率地赞同这个观点,但是,“它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曲,我很喜欢。我现在仍然经常会想起那天晚上演出的情况。”

这并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客套话。

“当接到演唱奥运会主题曲的任务时,离开开幕式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,要知道能够演唱奥运会开幕式歌曲是如此的光荣,这是所有艺人都向往的一项工作。另外,北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,能够为这样一次盛会的开幕式表演我觉得格外荣幸和骄傲。”

但,她毕竟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主题曲的演唱者。“老实说,我从不会演唱我自己不喜欢的歌曲。北京的经历是不同的,首先我要用中文演唱,我只有很短的时间学习这些歌词,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工作。”最终,她还是“被歌曲本身所打动才会愿意临危受命”。

对于合唱者刘欢,莎拉·布莱曼赞不绝口: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,他的声线很特别,与我的很不一样。这首歌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融合到一起。我们彩排得很用心,目的就是找寻两种声音中的共同特质,而且刘欢是个有天赋的艺人,我觉得已经找不到比他演绎这首歌更适合的人了。”

2009年的明媚三月,莎拉·布莱曼将首赴南京之约,亲耳聆听到这首由莎拉·布莱曼独自演绎的《我和你》,相信将会是另一种全新的味道。

欢迎来到童话世界

奥运之后,莎拉·布莱曼借着奥运会全世界瞩目的东风,于去年11月4日开始全球巡回演唱会。为了保证演唱会的品质,她要求必须把她的全套布景甚至舞台空运至国内。用她自己的话形容:“整个舞台是一个三维动态的童话世界!”伴随着悠扬的音乐,莎拉时而宛如童话里的仙女从舞台中央的水池中缓缓升起;时而骑着脚踏车穿越森林,如艾丽斯梦游仙境;时而在满天星光映衬下,端坐在巨型秋千上俯瞰整个观众席,让观众在聆听她天籁般歌声的同时也得到

视觉上的美妙享受。

想品尝南京的小吃

3月23日,莎拉·布莱曼就将踏上南京的土地,备战演唱会之余,她也想逛一下南京著名的景点,“很爱很爱中国美食”的她很想品尝一下南京的小吃。虽然之前从未到过南京,“但是从一些地方了解到南京是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地方”。

虽然两度演绎奥运会主题曲,但她绝对不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,但,“我曾经是个舞蹈演员,对我来说舞蹈已经是种非常好的运动了。”

前夫韦伯:他,始终是他

看莎拉·布莱曼的表演,总会被她的眼睛迷住。它们是什么颜色的呢?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,因为连莎拉自己都说不清楚,“有时候,是绿色,有时候,是灰色,而且有些人认为是蓝色,所以我也说不清。”滚圆而富于变幻的眼睛让她看上去像个妩媚的猫咪。

猫的确带给她好运气!在出演音乐剧《猫》中的猫女杰米玛这一角色时,她结识了她的前夫、音乐剧泰斗安德鲁·韦伯。“安德鲁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具备天赋的作曲家和音乐人之一,即使在我的演出中不再会有他的作品出现,他始终是他。”莎拉·布莱曼显然很不愿意将她的演艺事业始终与前夫挂钩。尽管她承认“是他将我领进了音乐剧的世界”。

古怪的是,《猫》的第一波主创人员中,不少人后来都喜新厌旧,纷纷与“猫女”们相爱。韦伯当时也是有妇之夫,但还是迷恋上了莎拉,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,而莎拉也为了韦伯和第一任丈夫、乐团经理斯图尔特离了婚。

两个人的结合唯有对音乐剧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布莱曼随后在韦伯的《歌剧魅影》中扮演克莉丝汀,这一角色是韦伯为她的声线量身定制的。《歌剧魅影》在世界各地的公演让莎拉·布莱曼攀上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。但由于是韦伯的妻子,她的成功招致了媒体的怀疑和讽刺。莎拉曾这样抱怨:“和安德鲁6年的婚姻生活只是报纸上的我。无论我多么努力,他们从不以我的成就来评价我。”

两个人的爱情结局也极富戏剧性:1990年11月5日上午,莎拉与韦伯正式离婚;下午6点,韦伯就与新欢美达莲宣布订婚;同一天晚上,莎拉按约赶赴纽约出演音乐剧《爱的观点》,饰演的正好是个失去爱情的女人,而这也是由韦伯创作的。1992年,她与卡拉拉斯演唱了巴塞罗那奥运会主题曲《永远的朋友》同样由韦伯创作。

虽然还有合作,但莎拉·布莱曼的事业发展已经刻意与音乐剧疏远。去年3月22日,韦伯先生60岁大寿,很多知名人士前去道贺。莎拉·布莱曼虽然没去,但“我电话祝福过他生日快乐了!”

两个人依然是朋友,“Why not?”她说。快报记者 陈曦